

徐峻 著

雪外心绪

凌 庚午年冬



安徽人民出版社

书生徐峻

(代序)

马平



徐峻的生活经历是一个不断的变数：

他自幼喜欢文学艺术和琴棋书画，中学时代就有“诗人”之称。上大学却“不小心”闯入了科学殿堂，研究生读分析化学专业，最后却在中国科技大学成了计算化学博士；到澳大利亚改行从事多维量子核磁共振研究，后来却在美国蛋白质结构解析软件方面出了成果；在信息科学领域才站稳脚跟，却转而研究生命科学，要在生物制药领域有所成就。他好像要用自己的一生来“邃密群科”。

然而，文学始终是他不变的梦，是他心中无论什么都取代不了的一块净土。他工作着，奔波于世界各地；也写着，把他的观察、他的思想、他的感慨，都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笔端流出，与大家分享。

我最喜欢读的是徐峻的游记。读《蒙特利尔之雪》、《欧洲掠影》、《秋天里的春花节》等等文章，不仅对他观察的独到角度佩服，他渊博的人文地理知识，走南闯北后的开阔眼界，挥洒自如的笔法，诗歌的意境，都让我有望尘莫及之感。

徐峻是位感性之人。他的散文都写得深情款款，让人心生感触。他在《西海的落日》中对英年早逝的昔日挚友的怀念之情是那么沉痛，让读者不由不跟着他一起扼腕。他的《秋叶的纪念》不仅寄托了对一位海外出版家病逝的哀思，更通过字里



书生徐峻



行间的深情对逝者的精神给予高度的推崇。他的《紫色的狗尾草》发表之后，一位来自台湾的著名剧作家在电话中告诉我，她读了徐峻这篇文章非常感动，她说：居然还有人用这么深情细腻的笔触怀念小时候的保姆，是多么难得啊！她想知道，写作这篇散文的女孩子究竟是谁？当我把这些告诉徐峻时，他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品味他的散文中那些朴实的文字：“这些狗尾草对我来说是一种寄托，寄托着对我所经历的人们的深切牵挂”。是的，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女孩子和文化人懂得牵挂，还有埋首科学的七尺男儿。

还有，还有那些诗歌——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深厚的文学功底、纯朴的语言，再加上真挚的感情，形成了徐峻风格。从他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学追求：真情、美好、雅致。

徐峻是我在美国创办杂志以来最好的作者之一。他正直、善良且具有正义感，是一位真正具有文人气质的人，因而，我和几位朋友都戏称他为“书生徐峻”。

他从来不把“支持”、“帮助”、“理解”挂在嘴上，但是，我知道当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绝对会站在那里等我开口。

书生徐峻，是一个异数，在这个崇尚物质的世界里，他仍然保持着一颗很纯正的心灵；在这个大家都无比忙碌的时代，他却有“闲情逸致”写诗作文，居然还把他的诗文结集出版。我佩服徐峻，事业、兴趣都结出丰硕的成果，也真诚地祝福他，热切地盼着尽快读到他的新书。

2006年4月于美国圣迭戈

[马平系美国《华人》(We Chinese in America)
月刊杂志 发行人兼主编]

自序



自初中时代，就喜爱文学。那时，值文革后期，可读性作品很有限。有几位同窗好友，其父辈在报社、出版社或文联工作，他们能从家里“偷来”一些古典文学或文革时被禁的诗书，与大家分享。至今，仍然对那些“偷书”给我阅读的同学心存感激。

故乡的城北有一条河，河边有一间小屋是我的单独住处，没有人打扰。于是，那个小小穷庐，就是我们几个中学生聚在一起，偷吃“毒草”的地方。

旧书读多了，难免摹仿。所写的东西虽然幼稚，也受到那些旧书的风格和情绪的影响。偶尔，我们的诗歌和散文还被选到学校广播站播发一下，以资鼓励。

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延安时期与郭小川齐名的诗人，笔名玛金。那时年少无知，不懂深浅，常常把自己的习作拿出来，请大诗人斧正。现在想来，实在汗颜。好在玛金先生总是态度谦和，循循善诱我们这些不知天高的毛头小子。

文革后期，中学集中了很多知识精英。许多老师都曾是大学教师，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被“贬”到中学里工作。那时，他们年轻朴实，身材苗条，风度优雅，为人谦和，美好而不自知。

至今，化学老师讲课的声调犹在耳边。化学老师的感人事德使我选择化学作为我的职业生涯。数学老师教书时，不



自序



带书本，一切都记在脑中。手拿两支粉笔，从概念到公式推演，精彩绝伦地书写两黑板。写毕，布置作业，粉笔用完，下课铃响，分秒不差。使人大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觉。后来，他成为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首批理学博士，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数学教授。语文老师的板书不尽人意，但是，他的教诲使我一直做着文学梦。他教书时，是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我们总是怀着“等待快乐”的心情坐在教室里，盼望着他的到来。

人的成长，像一棵树的发育。小的时候要拼命地离开脚下的土壤，向外面、向高处奋斗发展，这是春季和夏季。等到成熟时，经历了在外面的、高处的风雨雷电之后，树叶由绿变红、变紫、变黄，开始从“外层”向着自己脚下的土壤寻去，这是秋季和冬季。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选择了理科。后来由于移居海外，“青涩的时代”的幼稚诗文也散失殆尽。多年旅居之后，随着对故国山川人事的眷恋，忽然想把少年时代的文学梦再做一次。这《云外心绪》就是梦的纪录。它虽不尽如人意，但却出自真情。

受朋友的激励，选录了近来所作的60余篇诗文，结集出版。各篇编排，基本上以时间先后为序，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列国旅居的时间坐标和心路历程。

谨以这些诗文，献给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和玩伴们，纪念那物质贫乏但精神充实而淳朴的时代。

目 录

秋天里的春花节·····	1
彗星吟·····	5
蒙特利尔之雪·····	7
云中行·····	9
明月照无眠·····	11
少年的时候·····	13
鸢之志·····	14
忘 年·····	15
美东夏日短诗三首·····	16
北国初冬短诗二首·····	17
何塞唐尼克河的月光·····	18
离别的心绪·····	20
秋天的小路·····	21
夜游维也纳随想·····	22
关于圣地亚歌的通信·····	26
欧洲掠影·····	30
昙花开在月明时·····	43
西海的落日·····	47
欲还青史警天下·····	49
呼唤人类的良知·····	50
南国边城秋望·····	52
赠冲浪人·····	53
静夜思·····	54



目 录



辞旧歌行.....	55
赠友人.....	57
励志诗.....	58
平 凡.....	59
溪水与小船.....	61
凤凰古城游.....	62
琴 歌.....	64
友人自海外归京赠别.....	65
赠别海外诗友.....	66
青山款款来，秋水漾清波.....	67
品茗.....	70
夜云秋月怀远人.....	71
娜—灏雅(La Jolla)秋歌.....	72
丽江行.....	74
芦 荻.....	76
费城故居寻忘年不遇.....	77
秋叶的纪念.....	78
紫色的狗尾草.....	81
京华红尘追往事.....	85
除 夕.....	95
逝如春水.....	96
槐花依然如雪.....	99
可凡湖天鹅之歌.....	104

异国故都忆秋雨·····	106
蒲公英·····	110
致清风·····	111
文如止水·····	112
雪莲花·····	115
西南有高原·····	116
所谓孤独·····	120
萤 河·····	121
荷塘月色·····	122
诗的朦胧与朦胧诗·····	126
美与永恒·····	128
贝岛沉思·····	131
自 嘲·····	133
初秋晚景·····	134
云外心绪·····	135
谐趣四季歌·····	136
秋河骊歌·····	137
我以为你不在乎·····	138
南国秋望·····	141
象外观云·····	142
后 记·····	143



目 录

秋天里的春花节



九月，北半球正值色彩斑斓的深秋。然而，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Canberra)，正是她的初春时节。但见春花满城，绿草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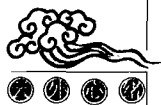
地。当地的人们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春花节(Floriade)，为期一周。春花节的活动有些像我们中国人的庙会，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很多活动都是志愿者组织的。热情好客的澳大利亚朋友们天天都邀请我们去布里格芬湖游玩。在那里可以观赏色彩艳丽的郁金香，可以看到库克喷泉上的彩虹，还可以参与许多游戏，欣赏具有欧洲色彩的音乐和艺术。爱尔兰后裔喜欢在他们的圆草帽上别着一片鲜绿的三叶草；苏格兰男子则穿上他们特有的紫花格呢子裙，吹起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风笛；英格兰后代穿着长裙手拉着手围成一圈，跳起带有古朴风味的乡村舞蹈。

这春花节与我们的中秋节相覆盖。在欢度春花节最隆重的那天，澳中友协在堪培拉郊外的一个大牧场举办中秋联欢晚会，旅居此地的华人将和当地热衷澳中友好的人们聚会联欢。在这一场聚会中，我们将在春天里看中秋的满月，在秋天里欣赏春花的盛开，在离别中思想重聚的欢乐。

虽然是首都，堪培拉是个现代气息与乡镇风貌交相辉映的小城，除了标志性的政府建筑、研究机构、澳大利亚国立



秋天里的春花节



大学和各国使馆之外，并没有很多商业大楼。为了美化城市，开挖了环绕国会山的布里格芬湖，并且在湖上建起一座大桥，把市中心与国会山连接起来，此桥取名为联邦大桥。从市中心出发，驱车东行越过华灯初放的联邦大桥，十多分钟就离开城市中心到达郊外。又过十几分钟，我们就来到原始森林边缘的一个叫做“河景”（Riverview）的大牧场。牧场的边界由蜿蜒不绝的白木栅栏围定，一些弧度不大的小山包上面覆盖着碧绿的春草，丘陵的顶端屹立着几株孤独的桉树，奶牛和羊群在那里散漫着。灌木丛中几窝袋鼠互相依偎着，它们偶尔竖起耳朵，惊奇地观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晚霞的余晖把牧场前蜿蜒的小河染成金红色，河边的小木屋像一幅古拙的木刻画。其时，一向安谧的郊外牧场渐次热闹起来了。

晚会的组织者很有情趣，他们先让中澳朋友们自由结伴去林间散步（Bush walking），以此作为晚会的开始。我和一个叫做Ian的小伙子结伴而行。用“洋泾浜”中文，他对我说：“悟得重问名字搅夷庵（我的中文名字叫易安）”。“易安”！我立即就被他逗乐了（嘿嘿，大小伙子用李清照的字做名字）。“这名字很中国化呵！”我说。

我们一起来到了小河边，月亮从长长的小河与天际相交的地方冉冉地升起来，又圆又大，澹澹的水波把月影揉碎了又复原，如此循环不已。于是，我们不约而同地暂停了谈话，好像是害怕惊扰了眼前的景色，耽心它会转瞬即逝。少顷，易安问我：“你们在中国的时候是怎么庆祝中秋节的呢？”我沉吟片刻说，中国人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生活在世界的那个地方，家家总要在中秋之夜吃一顿团圆饭，分享圆圆的月饼。中秋是亲人团圆的日子。我们的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千年之久，叫做

“赏月”。月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它们寄托着中国人对于和睦圆满的不懈追求。今天，我们身在南半球，春与秋换了位置，我们的心并不会因为有春就会忘却秋。正像一首唐诗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此刻，我们的背后忽然亮堂起来了，回首望去，但见人们点起了熊熊的篝火，那是招呼我们回去参加中秋夜野餐的信号。在这热烈的篝火边，孩子们欢笑着，人们叙谈着。

月亮升到了中天，虫声唧唧，一丝袭人的寒意使我们分辨不出这是春还是秋。篝火的温暖将人们更紧密地聚集起来。忽然，易安拍着手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的朋友就要离开堪培拉了，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于是，大家齐声应和。没有想到，易安对我进行了“突然袭击”。可是，面对这许多张热情友好而又有些“幸灾乐祸”的面孔，看来是无法推却了。在短暂而紧张的准备之后，我就站在篝火边，颤声地吟诵起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易安拿着我那临时急就的译稿，我诵一句，他就翻译一句。当我们诵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聚会的人们忽地沉默下来，只有那熊熊的篝火依然哔啪作响。此时，无论老少，无论肤色，无论来自何方，无论使用何种语言，大家一起沉浸在相同的意境之中，人们的心灵在同样的美好频率上共振着……

我深深地感激那才华横溢的先人们，他们创造的诗歌独立于自然的节气，穿越了遥远的时空，把人们的心灵连在一起。这来自东方古国的秋意与南半球的春色是如此和谐。这诗情啊，乃是为全人类所拥有、理解和共鸣的无价之宝！

在这春花秋节时，我的心记录了所有的美好。永远难忘那南半球的夜空下，我们曾经被壮美的自然所拥抱，被那么



多陌生而又亲近的人们所感动，拥有过那么多的知音！我们从此知道：这诗的真谛就是生命的核心，我要抱持着它，永远徜徉在这诗情、诗理、诗意、诗趣和诗境之中！

注 这篇散文作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时间是1991年9月30日。当时，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化学研究院作博士后研究。记得当天晚会结束之后，回到实验室，原计划继续作一些蛋白质二维多量子核磁共振波谱实验研究。可是，情不自禁，文思如泉，只好放下科研，将此文录下。写完之后，已是月明星稀。关闭了实验室的门，回公寓休息。此时，袋鼠出来活动了。它们一跳一跳地从我的实验室的门前逃开。在那风轻月明夜，春花秋节时，文学之梦忽然复苏……



作者在澳洲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实验室门前一景

彗星吟

我是一颗小小的彗星
在广袤的太空里匆匆地梭巡
我画的椭圆穿越星际
夜空里张扬着华丽的衣襟



彗星吟

除了冰花，我一无所有
接近太阳的时候，我才五彩缤纷
少年气盛，曾发誓要去深度空间创造业绩
而立之后，才深切地珍爱那故土的温情

5

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探望故地
无奈那椭圆的轨道阻抑我拥抱蓝色的星辰
在跨越极地的短暂日子
我将绚丽的极光献给可爱的乡亲

荏苒的光阴使我身形消瘦
永远不变的是我那玉壶冰心
在探究未知星河的日日夜夜
我经历了黑洞的孤独，也收获了地外文明

虽然，我必将从灿烂的星汉渐次淡出
永久回归大地的日子也会逐渐临近
我的理想是化为故乡的一泓清水
让光辉的日月在我的心中运行……

2003年12月12日深夜于洛杉矶飞往上海途中



蒙特利尔之雪



岁末的蒙特利尔，日复一日的雪使人更容易产生咏雪的冲动。在众多的咏雪诗歌中，我最钟爱的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意思是说：大雪使得莽莽森林银妆素裹，好像一夜之间春风悄然来临，吹开了果园里的所有梨花。不仅诗句的描写与现实的景色非常贴切，诗人客居北方边关的身世之感也会在异国游子的心中产生由衷的共鸣。

蒙特利尔位于圣劳伦斯河下游的一座岛上，东去大西洋，西溯安大略湖，纬度与中国的哈尔滨相近，一年中有六个月与皑皑白雪相伴，每年十一月中旬开始降雪。

蒙特利尔的“雪姿”是丰富的。有时，它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悄然而至。常常是，你一觉醒来就惊喜地发现整个世界已经被雪光所充盈；而仰望天空时，你会看到火红的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似乎它并不理会这枫叶之都已经变为晶莹剔透的雪城。有时，寒风怒号，终夜不停，搅得周天寒彻；大雪覆盖了整个城市，街道两边停泊的车辆如同白色荒漠中的丘陵；繁华的闹市好像变成了无人之境。夜幕下的霓虹灯把雪花映射成飞舞的彩蝶，孩子们梦想着圣诞老人的鹿拉雪橇将在雪花中匆匆驰骋。

蒙特利尔之雪

雪城的主要街道都与地铁相通。你可以“武装到牙齿”，在砭人肌骨的风雪中从地铁的入口处扑进地下城。在地下城里，你可以着春秋的时装，浏览艺术长廊，欣赏“露天”剧场的歌舞。或者，抱着蹒跚学步的稚童坐上小火车作一次地下游园：假山上的飞瀑、鲜花中的涌泉、大剧场里的音乐……也许，你并不认识迎面而来的游人或售货员，但你们仍然会互相招手致意。久居地下城，会使人忘却地上的隆冬、迷人的雪片、怒号的寒风甚至昼夜的运行！

如果云消雪霁，你可以登临位于市中心的皇家山(Mont Royal，蒙特利尔因此山的法语拼法而得名)。此山并不高，但你可以从此鸟瞰全城。山脚下就是市中心和麦基尔大学。那麦基尔大学就是白求恩的母校，也是发现原子核放射性的卢瑟福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这隆冬时节，圣劳伦斯河的宽阔水面已经被冰雪所覆盖，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铺展开去，一座座桥梁跨河而过，连接着远方的林海雪原。如果此时正值礼拜日，山另一面的古绿色圆顶大教堂那边会传来庄重沉古的钟声，这钟声在冰清玉洁的天地中传播更加遥远，它给人以一种神圣感，又好像是对春天的深情召唤。



云中行

让我们在云中飞行
驰骋于无人之境
鸟瞰大地，云姿无限
回望天穹，星稀月明

高原不再雄伟，大河失去奔腾
我们只有：蓝色的水，洁白的云
是水，将苍穹的奥妙译成生命！
是云，把大地的风物绘作天景

那成长中的云霞像千军万马
滚滚而来，如席卷昆仑
又像激动的火山
将高山变壑，深谷为陵

在那棱角琅玕的雪山之巅
五彩的云山正在运行
那是在演绎天籁的韵律？
还是浑沌、突变、分形？

云是凝聚的美、无言的诗
它以无限的递归



云中行